

異部宗輪論

佛学经论导读 2

主编：谈锡永
导读：高永宵



中國書局

B94/51

:2

2009

異部宗輪論

佛學經論導讀 2

主編：談錫永
導讀：高永宵

中國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佛学经论导读/谈锡永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书店,

2009. 4

ISBN 978-7-80663-665-7

I. 佛... II. 谈... III. 佛经 IV. B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7035 号

佛学经论导读

谈锡永 主编

责任编辑: 润农

出版: 中国书店

地址: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

邮编: 100050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制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版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110 千字

印张: 186

书号: ISBN 978-7-80663-665-7

定价: 358.00 元 (全 21 册)

敬告读者

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,

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。

卷首语

近年对佛家经论有兴趣的人多，而能读佛家经论的人却少；演绎佛学的著作译作较多，而能引入导读、有系统的经论丛书则未见。此套丛书精选佛家经论若干种，小乘大乘，空宗有宗，显乘密乘，规模略具。

佛家经典，即使精心选注，也很难了解其经论大义，很可能仅得一偏之见。因此，便需要指导怎样去读经论，令读者直接领会经论的真义，“导读”之作遂生。

“导读”之作，除注释或讲解经论外，最重要的，还是指出一经一论的主要思想，以及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，同时交代其来龙去脉，即其启发承先的作用。读者循序而入，便当对佛学发展的脉络了然，亦能体会佛说一经的用意，菩萨演绎一论的用心所在。

总 序

九十年代初，拟出版一套能引导学人自行研读佛家经论的丛书，厘定经论二十种，初期完成《异部宗轮论》、《心经》、《四法宝鬘》三册，分摄小乘、大乘、密乘。

丛书编写历经十余年，并经多次严格修订，除订正误刊错字外，并补充资料内容，令其更能引导读者，于丛书中诸经论能融会贯通，及能旁及其余经论。

读佛家经论，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名相，而实在于领略其旨趣。若不得其旨，则虽诵经终身，开卷终觉茫然。

经论有不同的旨趣，衍生成不同的宗派，实由于行者根器不同、修学不同之故。印度晚期，将此归纳为四宗部，而修学次第则分为九乘，这已成为藏传宁玛派的传统。若根据这传统来读经论，在领略经论意旨方面，会容易一些，也能深入一些。

本丛书的编辑，实亦根据此传统。且依古代论师的善巧方便，先依唯识抉择部派佛教的经论，再依中观应

成派抉择唯识，最后则依了义大中观（如来藏）抉择应成派。

所以本丛书可视为桥梁，由此即能领略宁玛派九乘次第的基、道、果意趣。亦即由小乘的止观修学，依次第而至大圆满的修学，皆须知其基、道、果，然后始可修学。

二

依宁玛派的观点，一切经论实为了修学而建立，或说体性，此即为基；或说观修，此即为道；或说现证，此即为果。依龙树中观，以般若波罗蜜多体性为基，修观中道为道，其果即为现证般若；若依弥勒瑜伽行，则以法相为基，修观唯识为道，其果即是如来藏。前者为二转法轮的教法，后者则为三转法轮的教法。

因此，本丛书所收的经论，实为各修学次第的基。其重要性，亦即在于此。

指出这一点，非常重要。近代佛教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治学方法，喜欢用“发展”这一观点来处理一个系统的学术，因此便将佛家经论视为一系列的“思想发展”。然而这样做，却实在非常不恰当。

佛陀当日教导弟子，依次第而教，因此开示的理论便亦依次第。但我们却不能说佛陀于教导“四谛”时不识“十二因缘”，于教导“十二因缘”时不识“中观”，

于教导“中观”时不识“唯识”，于教导“唯识”时不识“如来藏”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说这种种学说，实由“发展”而来，而非佛陀的次第说法。

是故各种不同的佛家见地，只有传播的先后差别，而非由一个思想发展成另一个思想。也可以这样说，有“佛家思想传播”的历史，而无“佛家思想发展”的历史。至于在传播方面，由于传法者的根器与修学各各有别，是故对法义可有不同的演绎，但这亦并非“发展”。

由是可知，佛家经论实为由上向下的建立，而非由下向上的发展。

由上向下建立理论，是为了修学的需要。所说证空性，如何去证空性呢？那就非依次第修学不可，那就需要由上向下建立各次第的基。盖至最上时，实无“空性”可证，唯现证“乐空无二”，这才是行人的“最后一着”。但若一开始即不唯说空性而说“乐空”，行人亦必无入手处。是故由“乐空”境界向下建立，如是于中观始有“四重缘起”的观修，于瑜伽行始有“离相四加行”的观修。

指出各次第的基，其旨趣所在，是这套丛书的基本观点。

三

理解佛家经论，宜由修学着眼。若离修学去理解，

则生疑惑。

以《楞伽经》为例。倘离修学，则会觉得其不纯，既非纯说“唯识”如《解深密经》等，亦非纯说“如来藏”如《如来藏经》等。笔者当年即持此疑，向敦珠无畏智尊者（Dudjom Rinpoche）请开示。尊者只答一句：“《楞伽》说菩萨的心识，但菩萨亦由凡夫起修，是故便亦说凡夫的心识。”笔者即因尊者这一句开示，才得叩开“如来藏”的大门，建立“了义大中观”见，亦即“智境唯藉识境而成显现”的“如来藏藏识”境界。

盖佛家一切法门，无非只是心理改造，由凡夫改造为圣者，即是法门建立的目的。是故释迦说“四谛”时，亦说“四谛十六行相”。所谓“行相”，便即是心的行相，也即是心理状态。

《楞伽》说“如来藏藏识”，即是“圣凡心理状态”的分析。那实在是为实修作指导，而非建立一种思想。如是理解，即知《楞伽》并非不纯。同时亦可明白，当年达摩尊者何以只传四卷《楞伽》以印心。“印心”者，即是洞悉心理状态变化，而与修学的见地相印。

举此一例，即知经论不是纯理论的建立。

四

丛书于印行前，各导读者重新再次修订，力求此丛书能令修学者不堕入虚无，亦不偏执于宗义。虽非尽善，

或可庶几。

乃为之颂曰：

文字原非障 实为修道基

所修亦不执 次第断毒尘

是故佛因位 喻为金刚心

顶礼诸圣众 洒我以甘霖

波錫社

别 序

现代研究佛学的学者，将佛教传播分为三个阶段，即原始佛学、部派佛学、大乘佛学。

原始佛学指的是释迦在世时期，以迄其涅槃后一百年。释迦是公元前 6 世纪时人，所以这个时期，相当于公元前 6 世纪至 4 世纪。

于原始佛教时期，佛教并未分成部派，和合一味而无争。当释迦在世时，释迦所传以“四谛”为主，说法的重点完全针对人生的现象，人生是“苦”，苦的原因是“集”（有种种集聚，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等五蕴，即是众生在物质界以及精神领域上的种种聚集），是故佛家必须“灭”苦，灭苦的方法即是“道”。这苦、集、灭、道四者，即是“四谛”，意思即“四点真理”。

释迦涅槃以后，他的大弟子众将其生前说教结集为经典，主要为四部《阿含经》——即是属于原始佛教时期的根本经典。

部派佛学时期，指的是释迦涅槃后一百年，以迄大乘佛学开始流播，其时约为公元 1 世纪顷。是故这段时期，便相当于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，共约五百年。

在这五百年间，佛教开始分裂，起初是分裂成上座部（Sthavira）与大众部（Mahāsaṅghikā）。上座部代表当时的资深弟子，因耆年有德，故称为上座；与之相对的则是一般佛弟子，因为人数众多，是故称为大众。这两部分裂，实在可以看成是佛教内部传统势力与革新势力的争议。

至于为什么会分裂，则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跟南传的佛法一起流播，是故称为“南传”，另一种说法则跟北传的佛法一起流播，是故称为“北传”。汉土属于北传佛法的弘播区，因此便主北传之说。本论讨论佛教分裂的情况以及各部派的不同主张，即属于北传。

可是有一个情况很值得注意，我国藏地所传虽亦属北传佛学，可是关于部派佛学的分裂，却主南传之说，详见克主杰（mKhas grub rje, 1385—1438）的《密续部总建立广释》（rGyud sde spyi'i rnam par gzbag pa rgyas par brjod）（拙译并导读收本丛书中）。为什么汉藏所传会有所不同，这情形很值得留意。

北传说法，部派分裂是由“大天五事”的争论引起，关于这点，“导读”中已有述及，此处不赘。但却应该指出，大天所提出的“五事”，是明显地将阿罗汉（修小乘佛学得到成就的人）人性化，如说阿罗汉亦有梦遗，即是一例，而反对他的上座部，则显明地是维持着圣者的尊严。

南传的说法，于此不妨稍加叙述，作为“导读”的补充。

于释迦在世时期，佛教并无浓厚的宗教色彩，释迦只是带着一群弟子，到处去宣扬他自己的学说，以及教导止观的修持。可是于他涅槃之后，佛弟子由于怀念释迦，开始建塔、礼拜他的舍利，慢慢变成建塔造像。是故于释迦涅槃后的第一百年间，佛教便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宗教色彩。

宗教色彩一浓，跟释迦当时并无宗教色彩的戒律，难免便有抵触。举例来说，跟着释迦游行乞食，到处接受供养的僧众，可以不接受金钱布施，但一有佛塔佛像作为礼拜的中心，甚至还可能有说法的中心，那么，不接受金钱布施的戒律便很难遵守。

南传的说法，部派分裂即根源于戒律的争议。

事件发生于吠舍离 (Vai śali)。吠舍离虽为释迦弘化之地，而且地处印度东方，接近佛的出生之国，但基本上部属于耆那教 (Jain) 的势力范围。当释迦涅槃之后的第一百年间，印度众多王国之中，摩揭陀国 (Magadha) 崛起，并吞并了东方诸国，如跋耆 (Vṛjī)、侨萨罗等。摩揭陀一向护持佛法，因而跋耆等东方诸国也就变成佛法盛行之地，跋耆首都吠舍离也就成为佛教徒聚集中心。

吠舍离向来商业发达，由于社会富裕，因此信众对

僧侣便习惯以金钱布施。他们对着那教的僧侣一向如此，对佛教的僧侣亦自然如此。当时领导吠舍离僧团的上座，接受客观现实，允许僧侣接受金钱。

可是，西方僧团的上座耶舍比丘来到吠舍离，见到这种情况，便根据戒律加以反对，由是争议。耶舍于是召集各地上座比丘，在吠舍离开会，一一检讨，结果裁定吠舍离僧团十事非法，将他们驱逐出境。当时参加会议的上座比丘共七百人，是故称为“七百结集”。

“七百结集”，即是佛教的第一次分裂，裂成上座与大众两部。

比较南传北传两种说法，似乎南传的比较可信。南传之说传入我国藏地，可能是由印度佛教后期诸师传入，也即是说，大乘佛教的后期，实主南传之说。

本论主北传之说，论主世友论师（Vasumitra）属“说一切有部”（Sarvāstivāda），故北传之说，可以看成是小乘有部的观点。他们将部派分裂说成由两位“大天”先后引起，而二者相距的年代达百年，如此巧合，不能无疑。是故我们宁愿相信南传之说，第一次部派的根本分裂，实由吠舍离“七百结集”导致。

第一次根本分裂之后，上座与大众两部内部亦相继分裂，五百年间共分裂成十八部，实际上可能还不止此数，于是连原来的上座、大众两部，即共成二十部派。

这些部派分裂，主要由两次事件导致。

首先应由摩揭陀王朝的没落说起，代之而兴的是难陀王朝（Nanda）。其时为公元前 4 世纪初叶。

与此约略同时，希腊亚历山大入侵印度。于公元前 326 年，亚历山大占领了犍陀罗（Gāndhāra），犍陀罗所造的佛像，带有希腊的造型色彩，称为犍陀罗风格，便是当时所受的影响。

其时，原被难陀王朝驱逐的月护（Candragupta），回到摩揭陀城，号召印度人恢复国土，于是推翻了难陀王朝，成立了孔雀王朝（Mauryan）。

孔雀王朝的第三代，即历史上有名的阿育王（Aśoka）。阿育王恢复国土，将印度北方统一，势力几乎扩充至南方。他于公元前 268 年即位，行灌顶礼，因感战争残酷，由是皈依了佛教。

据南传的说法，阿育王举行过一次集会，而北传则没有记载。

这次集会，是因为阿育王供养比丘过万，而一些非佛教徒也冒充为比丘，接受供养。故阿育王便在华氏城结集，一方面为了清洗非比丘众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统一当时佛学者的意见。据说其时提出不同的异见共计五百条，一正一反即共千条。会议中争论得最激烈的，是犍子部与化地部。由此可见自“七百结集”之后，上座与大众两部本身已不统一。

华氏城论事之后，阿育王派遣几批上座四出弘法，东至今之缅甸，西至西北印，几乎入大夏，南则至今之斯里兰卡。传法范围之广，为前所未有的。

然而阿育王死后，其王朝即为巽伽王朝（Sunga）取代。王朝信奉婆罗门，佛教受到遏止。其时为公元 2 世纪顷。

与巽伽王朝同时，印度南方则崛起了一个案达罗国（Andhara）。他们即使在阿育王时代，实亦独立自主，阿育王死后，他们便完全独立，与巽伽王朝对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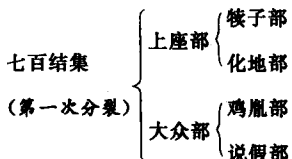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阿育王曾派上座往案达罗传教，所以巽伽王朝虽然灭佛，可是案达罗却支持佛教。当时案达罗的佛教由两位上座弘化，一位上座为大天（Mahādeva），其部派称制多山部（Caitya śaila）；一派上座则为大昙无德（Dharmagupta），其部派称为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。

据南传的说法，“大天五事”之争，即是两位上座之争，亦即制多山部与法藏部之争。大天原属上座，当时称为大众部，则是因为他们的部派于当时属于多数派之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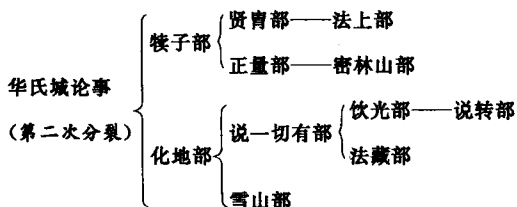
制多山部后来发展为西山住部（Aparacaila）、北山住部（Uttaracaila）等，此两部称为案达罗派，大乘（Mahāyāna）思想即由此两部传出。是故大乘佛学的发源地即在南印。

总的来说，佛教部派分裂，主要由三件事引起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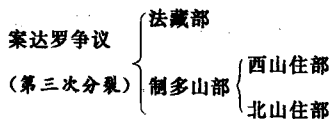
即“七百结集”、“华氏城论事”与“案达罗争议”。兹将这三次分裂的情形表列如下，将有助于理解部派佛学的分裂与发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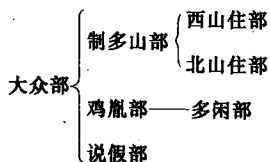
由表可知，于根本分裂之后，上座部又分裂为犍子 (Vātsīputriya) 与化地 (Mahi śāsaka) 两部，大众部亦分裂成鸡胤 (Kukkulika)、说假 (Prajñaptivāda) 两部。连二根本部，即共六部。



此次论事引起上座部中枝末两部分裂。此枝末两部即犍子部与化地部。犍子部分裂为贤胄部 (Bhadrāyāniya) 与正量部 (Sammatiya)，其后由贤胄部发展出法上部 (Dharmottariya)，正量部发展出密林山部 (Sannagarika)。化地部分裂为说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 及雪山部 (Haimavata)，前者分出法藏部 (Dharmaguptaka)，及发展为饮光部 (Kusāyapiya)。故华氏城论事，所引起的结果主要是上座部的分裂。



此次争议，大众根本部中别出一部，即制多山部，与上座部中属于化地部系统的法藏部争议。制多山部后来又发展成西山住、北山住二部。即是说，在这时期，大众部的分裂情况如下——



其中制多山部的系统，即所谓“案达罗派”(Andhakā)。由此发展成大乘思想。

然而上述的却只是基本情况，事实上各部派亦彼此有合流的情形。例如上座部中的雪山部即与大众部中的制多山部合流，然后才发展为案达罗学派。因大乘思想中，实含上座部的一部分学说，以及大众部的一部分学说。又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传至（斯里兰卡），专说“方广”，即据他们自己的意见，演绎佛家所说的空性。他们的学说，亦曾影响西山住及北山住部，由是成为大乘“般若”思想传播的先行。至于后来法藏部演变为“恶取空”，即将一切事物看成“空无”，便反成为龙树说空时所破的对象，那已是公元2世纪时的事。其所演变，当然跟各部派所宗的修持见地有关。